

時綜合叢書第四輯

所謂「東亞新秩序」

	者	筆	執
楊	杜	李	邵
雲	若	迪	毓
竹	君	俊	麟
			平

出版行



戰時綜合叢書第四輯前言

一、本叢書第一二三輯出版以來，備受各方歡迎，茲爲供應需要起見，續編第四輯。
二、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戰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三、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青年自修問題，宣傳問題，難民問題，僑民問題，以及抗戰中敵人動態等，均以實際材料爲主。
四、本叢書第四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言論三集
- (二) 抗戰必勝論
- (三) 統一與團結
- (四) 所謂「邊區」
- (五) 抗戰與外務行政
- (六) 抗戰與司法
- (七) 所謂「東亞新秩序」
- (八) 慕尼黑會議與歐洲局勢

- (九) 日本暴行與國際法
- (十) 國際援華運動
- (十一) 外匯統制問題
- (十二) 戰時對外貿易
- (十三) 戰時物價統制
- (十四) 西南經濟建設論
- (十五) 西北經濟建設論
- (十六) 抗戰法令續編
- (十七) 戰時言論出版自由
- (十八) 鋤奸論
- (十九) 戰時婦女運動
- (二十) 英勇的空軍
-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 六、本叢書各冊內容依照理論體系，絕無重複矛盾之弊，與隨手撿拾雜湊成冊者絕對不同。
- 七、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 八、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殿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前言 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原文

「日本政府，一如本年屢次所聲明，始終在謀徹底掃蕩國民政府之武力，並與中國卓識之士相提攜，以向『東亞新秩序』建設之途邁進。現在中國各地，更生之勢，澎湃而起；而建設之氣象，亦日盛一日，政府于此，爰將日本與更生中國關係之根本調整方針，向中外闡明，藉以昭示帝國之真意。

「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共同之目的互相結合，互相親善，並實行『共同防共』，以及『經濟之提攜』。因此，中國必須首先消除其從來之偏狹觀念，而放棄其抗日與不忘『滿洲國』之情緒。實言之，日本率直的希望中國進而與『滿洲國』樹立完全之國交關係。

「其次，日本因不容許東亞有第三國際勢力之存在，故當本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以締結『中日防共協定』，爲調整中日國交之緊急要件，又鑒於中國現在之情況，爲充分保障『防共』目的起見，在『防共協定』繼續期間，日本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特定地點駐軍防共，以及將內蒙地方作爲『特殊防共地域』。

「關於『中日經濟提攜』，日本既無在中國爲施行經濟的獨占之企圖，亦非要求中國對於理解新東亞情勢，並順應此種情勢而動之善意第三國之利益加以限制，其惟一希望，在使中日兩國之提攜與合作

發生實效。即在中日平等之原則下，中國應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以增進中日兩國民之經濟的利益，再鑒於中日間歷史的經濟的關係，尤其在華北以及內蒙地域內，關於資源之開發與利用，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

「以上爲日本對於中國要求之大綱。如能洞悉日本發動大軍之具意，自可明瞭日本所要求於中國者，既非區區之領土，亦非戰費之賠償，而其實際，不過要求中國對於分担保設『新秩序』之職責，予以最低限度之必要的保障而已。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進而有完成中國之獨立，對於必要之治外法權之撤廢，及租界之交還，亦不惜予以積極的考慮」。

（本文採自楊云竹氏譯文，較中央社所發表者略詳）

目次

前言	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原文	1
第一章	斥「東亞新秩序」謬論	1
第二章	國際輿論對「東亞新秩序」之指摘	12
第三章	「東亞新秩序」是滅華陰謀	18
第四章	「東序」謬論下激變中的遠東局勢	22
第五章	「門戶開放」與「東亞新秩序」	29
第六章	日本計劃的「世界新秩序」	32

第七章

「東亞新秩序」之真面目及其途徑

討論大綱

第一章 東亞新秩序之真面目	1
第二章 東亞新秩序之途徑	21
第三章 東亞新秩序之真面目	31
第四章 東亞新秩序之途徑	41
第五章 東亞新秩序之真面目	51
第六章 東亞新秩序之途徑	61
第七章 東亞新秩序之真面目	71
第八章 東亞新秩序之途徑	81
第九章 東亞新秩序之真面目	91
第十章 東亞新秩序之途徑	101

第一章 斥「東亞新秩序」謬論

蔣中正

我們抗戰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最近屢次指出過去十八個月可名為第一期抗戰，就是抗戰的前期，從今以後乃是第二期抗戰，亦就是抗戰的後期，我們現在無論南北各戰場上，前方的士氣和戰鬥精神的旺盛，實為開戰以來所未曾有的好氣象。一般官兵明瞭這一次中日戰事，在敵人是整個的滅亡中國，在我們是從根本上救起中國，所以意志都異常強固，精神更是十分積極，而一般國民也都認識敵人非貫徹他侵略毒謀不止，非滅亡了中國不能手，我們非從死中求生就無倖存之理。所以環境儘管痛苦，而各地軍民的意志愈趨堅定，祇要前方後方一致認識國家的危機，萬眾一心，向着最後勝利的目標，刻苦努力，犧牲奮鬥，不懈怠，不屈服，深信必達到抗戰的目的。

在敵人方面，因為看到我們抗戰的堅決和全國意志的團結，他就于軍事行動之外，出以種種威脅誘惑的方法。自從十一月三日敵國政府發表宣言，接着他的首相及陸海外務當局陸續發表了許多離奇怪誕的謬論，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我們中國國民妄想肆其迷惑離間煽惑之毒計。一方面他們的公私輿論，軟硬兼施的在旁吶喊助威，到了最近十二月二十二日，乃有其首相近衛文磨所謂與「更生中國」調整國交的聲明，可算是敵人玩弄玄虛的一個總結局，使我們整個的明瞭他的陰謀的全貌。

近衛的這個聲明，本來不外是陳腔濫套，在我們一心抗戰的期間，不但沒有駁斥的必要，簡直也沒

有合理的價值。但是綜合敵方這幾個月來的所言所行，略爲分析一下，就知道他表面是空泛支離，而骨子裏實在是暗藏看機械利刃。我可以說一句：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原來搬弄字面，巧言詭辯，放出烟幕，貽害世人，本是敵國擅長的慣技。試看他發表了談話之後，接着又有所謂日本政府發言人二十四日的談話，簡直說這就是必須向中國提出的條件。但又自命爲溫和的見解。這是如何狠毒的手段，又是如何滑稽的姿態，我深恐世上或者還有一小部分人不明瞭他這種烟幕後面所包藏着禍心，還以爲他所提出的並不怎樣苛酷，所以特地将敵國日本的用心，整個的揭露一下，讓國民知道警戒，也讓世界友邦明瞭日本的野心陰謀，充其極量，將要攪亂世界，貽禍人類到什麼地步。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閥的兇悍，日閥的狂妄，日閥的自欺欺人，和日閥的愚昧無知；而最急要的是要大家認識日本目前有整個吞噬中國的決心。

現在就以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爲中心，再追敘日本這幾個月來輿論所盛倡和實際所進行的各種陰謀和口號，以分析的方法，提供一種綜合的認識。爲敘述的方便，首先要請大家注意下面的四點：

(一) 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是日本人最自命得意的口號和作法。照他的外相有田十二月十九日的解釋，「東亞新秩序」云者，即在「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密切連絡與互助以阻止赤禍，擁護東洋文明，撤防經濟壁壘，而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以期東亞之安定」。而近衛在十四日之談話亦謂，「中國事件之最終目的，不僅在軍事勝利，乃在於中國之新生與東亞新秩序之確立，此項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支三方面合作爲基礎」。大家要注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副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據於中國已變爲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連絡而形成的。目的在什麼呢？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洋

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變遷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日滿支經濟單元」或「經濟集團」的工具，扼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大家試想，「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七個字之下，包藏着怎樣的禍心，簡單一句話，這是個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

(二)所謂「東亞協同體」與「日滿支不可分」及「日滿支互助連環的關係」造成「東亞協同體」，又是敵國朝野在過去數月中所多方鼓吹的一個口號，他這個口號，是比以前什麼「經濟單元」「經濟集團」云云，更廣義，更普及，也更進一步了。他是要以他們的「日滿支不可分」論為理由，而主張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整個的將中國及東北吞噬併合為一個單一體。他們的雜誌並且公言東亞協同體下的日滿支應該是立體關係而不是平面關係，又說應該是家長制，日本為家長，而滿支為子弟。換一句話說，前者為治者為主，而後者為被治者為奴。大家想想：這不是併吞什麼？這不是整個消滅中國是什麼？而且日滿在上一月還散發一種荒謬的傳單，中間一句極驚心怵目的話，就是「樹立日滿支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的關係」。這連環關係是什麼？大家不是看到腳鍊上的鎖鏈嗎？這一個連環關係，這是要像鎖鏈般牽曳着我們整個民族降到十八層地獄之中，而永永不能自脫。

(三)所謂「經濟單元」和「經濟集團」，這在日本倡導多年了，最近此論依然盛行，而且也猛力進行。這是「東亞協同體」中間的主要環節，他們隨時改變着口號，有時稱經濟提攜，有時稱經濟合作，而其政府十一月四日宣言，則稱為「經濟連繫」。十一月底的敵國報紙載着「日滿支將成立經濟單位，今後將禍福與共」，接着十二月十九日有田談話中，有這樣一句話：「日本決定開經濟會議，以謀日滿支經濟密切的結合，而強化經濟單元」。此類經濟關係，世人稱為「經濟集團」，在事實上，他作為經濟合併工具的「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早已成立了，日滿支經濟懇談會開了不止一次了。

他的所謂金割院，也於近衛發表聲明之第二天作成「日滿支生產力量擴充計劃案」了。他這個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謂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獨擅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食物衣住行，都得不到一些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四)成立所謂「興亞院」這是承接着敵國開了許久的對華機關而產生的，過去曾經一度計劃設立「對支院」，最近乃改為興亞院。對支院已經是夠侮辱夠可怕的一個名稱了，改稱了興亞院，簡直是給全亞洲人以一個重大的侮辱。他這種做法，是要使整個中國支離滅裂，不止亡中國，也要危及整個的亞洲。這是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先一日近衛發表談話，說是「要籌組新的行政機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機關，依國外各機關與中國保持聯帶關係，將成為執行對華政策之樞紐，以實現日本對中國事件之最後目的」。大家對於這個機關是什麼，應該有明白的認識了罷？這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說，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特務機關。不過從前是他們認為時機未至，只是偷偷摸摸的幹，現在索性揭破面幕，悍然不顧的全盤托出來，正式的成立起來了。由於「興亞院」的設立，大家更應明白日本當我們中國作什麼看待？他所要的是什麼？他的所謂中日事件最後目的是什麼？我們說長期抗戰，他們就說「長期建設」，他所要建設的是什麼？明白說了吧，就是他長期執行滅亡中國的計劃，不達目的，永不停止。現在他的辦法也有了，機關也有了，這也可算是圖窮匕見絲毫無隱了吧！

明白了上述幾個概念以後，再來看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裏有些什麼內容，就可以得真確的認識，不致為字面上的煙霧所蒙住。我現在再列舉其可注意之點：

第一、他這一篇聲明的骨幹，依然是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套，

他認是向中外宣明他的政府之真意，目的當然要訴諸歐美與世界，所以他在辭令上，安排得特別謹慎，似乎說他「求於中國的，既非領土，也不要戰費賠償，並不爲他一國之私，而是爲着東亞大局。並且還說是使中國成爲完全獨立之國家，所以更表示考慮取消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等等，似乎他不但是對中國無所取，而且還對中國有所與。他這種打算，好像世人都沒有明瞭他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真諦，似爲隨便可受其迷惑。其實他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所謂「東亞新秩序」，野心昭然，已如我上面所說明，他把住了這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主軸。在他的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資源，既然席捲而去，還要求什麼枝節的割地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欲在前，自然樂得以此不要領土不要賠償而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他發動兵力來到我們的領土內作戰，侵略責任，必然在人耳目。他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顧，至於治外法權，如果讓他掌握了中國整個的主權，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謂歸還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寄，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已經鼓吹代爲管理，要將中國的租界成爲日本獨有的大租界。而且實際說來，中國若承認了他的「東亞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爲他的奴隸國，也就降於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爲完全獨立國家，豈非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嗎？我可以斷言，在這篇聲明發表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望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明發表後，就再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想了。

第二、他的聲明中主要之點，除了日滿支協力以外，便是「經濟提攜」和「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內容，我在上面講明經濟集團時已充分說明，不必重述。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並劃內蒙爲防共特區。姑無論他所謂共同防共的涵義如何，而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

民主導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們可以說他不滿足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年要求不絕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的圈套，寧使忍受若干辛勞，到了最後關頭，寧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爲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華。即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祇佔一小部的成分，而其大部成分，則在於滅華。不然他如果爲了國防，或真是對俄關係，那麼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軍事衝突時，何以他剛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視却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防共云云，祇不過外欺世界，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可以劃爲特區，我們也不會有七七的抗戰，如果中國因害怕日本而允其兵力支配華北，那麼在民國十七年田中出兵濟南時，我們國民革命軍也不會不顧一切的繼續向前挺進到北平，早可以被他阻止下來，內蒙華北亦早就可以拱手讓 he 宰制了。唯其中國在革命期中，而革命勢力一經發動，三民主義一經發展，無論如何，是必然會要排除萬難以奔赴於目的地，決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撓的。所以他提此要求，實在對現代中國認識太不充分。他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更不明現在時代是什麼時代，現在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同時他聲明書中公言非駐兵華北內蒙不足以實現「東亞新秩序」之建立，那麼所謂「東亞新秩序」是什麼，世界友邦和我國人士不更可以瞭然了嗎？

第三、聲明書中後段，要求在華北內蒙與以特別開發的便利，這是他借共同防共名義而壟斷中國經濟，並且要扼制我經濟心臟的企圖的自白。此外更提出中國應給與日本臣民以內地住居營業之自由權，這一點看去似乎是很平凡，可憐他沒有知道中國人對日本過去在華北所造的罪惡，是寧有怎樣一個深

刻而普遍的印象。老實說，中國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他的特務機關和爲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造白面，銷售海洛英，包賭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豪強流氓，製造壞好，一切擾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所以開放內地，居住和營業自由，在中國將來法權完全獨立以後，對其他國家是不可以討論的，而對於日本除非我們願意受其毒害和擾亂，除非我們願意放棄維持治安的權利，除非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善良風紀，被其敗壞，將我們的經濟膏血，受其吮吸，就沒有人會應允的。日本人應該不會健忘，所謂內地住居營業自由，不就是和當年所謂東北商租權有同樣的性質嗎？當民國十八年的時候，他現在的外務大臣有田，以東亞局長的資格，奉他內閣總理田中^{（一）}之命，來南京交涉，當時我們就堅決拒絕，不肯答應這個商租權的要求，甯便讓他拿軍事來佔領我們的東北，而決不肯與他訂立這種禍國喪權的不平等的條約。爲什麼？就爲的日本給我們的印象太可怕了。居住所到之地，警察權經濟權都隨之喪失。日本人如果有居住營業自由，同地的中國人就要沒有自由，甚至不能立足。當時的商租權問題，猶不過是東北一隅局部的事情，我們尚且不能應允，現在他更擴大之，及於我們的全領土，而且在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試問我國民尙能有考慮之餘地嗎？

第四、除了上面的幾個具體要項已經依次說明而外，更要促起大家注意近衛聲明兩句極狠毒的話，這就是（一）「完成兩民族的融和」。依我們的理想，民族與民族間平等親睦，達到和諧的共存，這當然是正軌，可是日本所要求的是融和，這與他的所謂「日滿支不可分」，「日滿支緊密連繫」，「樹立互助連環關係」等語相對照，就可知道他所求的是什麼，再證以「東亞協同體」是「立憲關係」的話，則其所謂「融和」，明明是要我中國民族「消融」或「鎔化」於日本民族之內，而與之「合併爲一體」，還不就是永遠消滅我民族的獨立存在嗎？（二）「完全無缺之提攜合作」。他所要求的提攜和合作，是

怎麼一個意義？聽了我上面的解釋，已可以明瞭，但他還要求「完全無缺的合作」，就是說不完的合作是不行的，什麼纔是完全無缺呢？譬之吞噬，要連皮帶骨的整個吞嚥下去，絕快其所欲，亦就是要中國人完全處於奴隸地位。奉獻一切所有，乃至於人身勢力一輩子供其役使罷了。

這上面就是他聲明內主要各點，其毒辣如此，而近衛則總結以一句「此等要求，實為日本對中國最低限度之要求」，這樣還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試問超過最低要求以上的更還有什麼？這和以前廣田的三原則相對比，不知要廣泛毒辣到多少倍。敵人還妄想勸誘中國接受，試問在開戰以前，我們尚且不能接受廣田三原則，到今天還要想中國接受此等亡國條件嗎？扼住了人家的命脈，要得鄰邦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而甘心，敵人的毒計陰謀，都由這一紙聲明中整個顯露出來了。而且還不止如此，敵人從前一向百計遮掩的所謂「明治遺策」和「田中奏摺」的內容，都給證明了。田中說「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近衛十二月一日在樞密院報告說是「決以中國建設工作情形為根據，確定事件結束之時限」。所謂中國建設工作情形，就是滅亡吞噬到了什麼階段的意義。我們的國民，這就可以完全明白了中國不滅，日本的侵略工作是不停止的。世界各友邦這也就可以明白了罷？日本的政策，現在已經是由他的大陸政策，擴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簡言之，日本現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雙管齊下了。在吞併中國的企圖中，同時更要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驅逐了歐美的勢力，這一步站定以後，將要更進行什麼，已不啻肺肝如揭。總之，日本是已經將幾十年來祕而不宣的一套野心狂想和計劃，整個的擺出來了。我們從前提一點警覺日本野心的話，大家或者還認為聾聽的危言，以為日本不至如此，從今以後，敢言自中國以至於世界，對日本的野心沒有人不洞若觀火了。

綜觀近衛的這個聲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於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至於割地賠款，在這個大欲之前，當然更非侵略者之

所重，拆穿來說，他們的所謂經濟集團，就是要將中國整個的財力資源，受日本之統制，以代替其所謂不要賠款。他們要求華北內蒙駐兵，要求中國全領土內自由居住和營業，就是要使中國全部土地受其統治與支配。中國全部人民任其壓迫和奴使，以代替其所謂不要割地。我們記得朝鮮未被併吞以前，日本人也嘗以日韓一體日韓不可分等等語調，麻醉眩惑朝鮮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滿支不可分」的「東亞協同體」的新名詞，我們給他明白揭穿了罷，什麼是「東亞協同體」，乾脆就是「中日合併」，就是把整個中國歸併於日本，就是「日本大陸帝國」建立之完成。而他還有一套「建立東亞新秩序」的理論，作為掩蔽陰謀的烟幕，以為世人皆愚，唯他獨智，想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這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亡人國家滅人民族的新發明新方法。現在他滅亡中國之計劃與工具，已經一切齊備，其侵略併吞之手段與心事，已畢露無遺，所缺者祇待中國受其欺蒙，受其威脅，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罷了。事勢已經明白顯露到這個地步，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狼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異於癡人說夢。精神一經屈服，就將萬劫沈淪。鎖鍊一經套上，百世不能解脫。我還可以說一句，日本的陰謀妄想，雖然到今天纔完全暴露，但敵國的這種毒計和深心，卻是衣鉢相傳，不是一朝一夕。日本這十幾年來，重臣宿望，相繼凋謝，就沒有一個明白存亡至理的政治家，坐聽一般軍人壞法亂紀，支配一切，危機愈增加，野心愈狂妄，他早就安排好了整套的羅網，使中國無法自脫。我們全國同胞，幸而在去年七月奮起抗戰，使他不戰而屈的慢性陰謀不得而逞，並且一步一步的暴露出他的陰謀。到如今，他就不得不盡揭兇惡的肺肝，以陳於世界之前。如果我們去年還不起而抗戰，讓他步步蠶食，那麼在世界固然是受其欺蒙，在我們中國更將如慢性痼疾，隱而不發。體力則逐漸消蝕，神經也麻木不仁，不出三年五載，也必淪胥以亡。試看他當時滅亡韓國的手段，還不是一方面以親善提攜扶持獨立的

美名，一方面用脅迫誘引麻醉分割的毒計，最後收之囊中於不知不覺嗎？現在我們觀察一年半的抗戰中

提高國民的敵愾心和警覺性，更由於前方百餘萬將士後方數百萬民衆的死傷犧牲，堅強戰鬥，始終不屈，使敵人不得不整個暴露他猙獰的面目。這一來，不但中國沒有被吞併滅亡的危險，而且也使世界及早覺到這一個野心難餓的國家，任其猖狂，將要危害世界和平到甚麼地步。我們固然犧牲很大，但我們的這一戰，不但救了國家滅亡的危機，也消弭了世界的慘禍與浩劫。我們慘酷的犧牲，實在是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始終不撓不屈的精神，已爲我國家民族生存，建立了堅強的保障。同志們必須認清這一點，更進一步盡到我們的責任。

我們由於對日本陰謀的總檢討，發現了敵人的兇狠，也發現了敵人的狂妄。我們真不明白敵人何以失去理智到這樣地步，世界上豈有七千萬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滅一個有五千年歷史，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一千二百餘萬方公里土地的大國？豈有一個有主義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輕易受人威脅，以至於放棄其革命救國的使命？敵人欲以共同防共的名義，來撻倒我們的軍事，以經濟集團的工具，來消滅我們的資源。更以「東亞協同體」的工具，來撻倒我們的政治文化，以消滅我民族的生存。打算這精極了。敵人一再聲言，「日滿支」三國要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可分割關係，乃至互助連環關係。換言之，就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消滅中國民族性的獨立存在，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支配東亞。其設計也算是周到極了。但實在說來，東亞的文化，除了中國文化之外，尚有何種獨立的文化？東亞以中國爲重心，如果中國喪失了獨立生存，還有什麼東亞的經濟可言？即以東亞的政治來說，五千年來也唯有中國親親善善忠孝仁愛和平信義的政治思想，足爲東亞的支柱，到如今則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纔是平等自由獨立共存的原則，也是永久和平的保障。日本又有什麼政治可言？試問他日本今日的政治，是怎麼樣的一種政治？日本不知道自己反省，反以世人爲可欺，以滅亡中國爲建設東亞與復興東亞之手段。簡直是背理悖義，倒行逆施。試問沒有中國，何有東亞？又何有日本？日閥滅亡中國的行動，結果必然促日本于滅